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一回 杭州城英雄落難 招商店小姐賣身

今日古往長安道，步步榮華原上草。
蒲花易晚蘆蒼早，客裡光陰如過鳥。
一船垂柳短長亭，去路不如歸路好。

大明正德年間，內官劉瑾擅權攬政，同右相史洪甚狼狽為奸，屈害了若干忠良，讒殺了無數文武。在朝各官無不側目切恨。只因當今偏信，各官無奈他何。朝內有位首相范某，是三朝元老，忠心正直，敢言敢諫，不避權奸。那劉閹、史洪等人心懼三分，不敢明與范相為難，卻暗中百般讒劾。所幸正德皇帝知范老丞相是正直忠臣，置之不問。劉閹等無可奈何。他等，只顧目前竊權恃寵，不慮將來，所以那些被害之家無日不切齒痛恨。因此就出了許多英雄俠女、義士壯夫，雖不免顛沛流離，卻日日習練武藝，遇機會好報仇雪恨。這也是正德皇帝的洪福，大明江山不該喪在兩個奸臣手內。任他用盡心機，將正德皇帝騙到他處，謀害聖上，宜便篡位。事機不密，就有一起英雄俠女、義士壯夫前去救駕。二奸臣知事不妙，逃奔外國，懲惡外邦狼主，兵犯中原，以為大明江山經此一亂，必然瓦解冰消。那知有這一群英雄俠女、義士壯夫保護大明江山，興兵去伐蠻國；及至平蠻之後，追本窮源，責問蠻王因何興兵犯境，方知是兩個奸臣慫恿起兵。遂勒令南蠻國王，交出兩個奸臣，正了國法。這兩個奸臣用盡半世心機，只落得身首異處，萬年遺臭。那被害之家，出了一班扶國的子孫，保護大明江山，不但代祖上報了仇，而且有此一番殺賊的功勞，誅奸的勳績，反得封妻蔭子，千古流芳。俗語說：「害人不落己，不如不害人。」此敘乃是這部書自始至終的大關節。

且先表一位落難的英雄。這位英雄祖籍河北滄州人氏，姓洪名錦，綽號「鴛鴦臉」，生得熊腰虎背，力敵千人，武藝精通，為人正直。母親杜氏。胞妹名喚錦雲，生得貌若天仙，性格端莊。他父親名良棟，曾任三邊總鎮，因觸犯劉閹奸賊，謊奏洪良棟剋扣軍餉，潛謀造反，斬首抄家。是這血海冤仇，無門可訴。洪錦只得殮父屍，暫把棺柩寄在寺院，變賣破爛物件，遂攜母與胞妹回籍。

一路上餐風宿露，萬種淒涼。這日才到杭州，盤川已用盡。杜氏夫人在路上受了風霜，染成一病。洪錦尋下客店住下，等待母病已愈，再作道理。不料一病日漸沉重，房飯錢無著，焉有錢請醫生。洪錦悶坐，短歎長吁，一籌莫展。這店東毛小山為人慷慨，見洪錦愁眉不展，便來問：「洪客官為何如此愁悶？就是你老太太偶爾患病，也是一時災難。須請位醫生診視，服兩帖藥必愈。何必如此愁煩？」洪錦聞言，不由滴下幾許英雄淚，遂口尊：「賢東有所不知，俺家的苦衷一言難盡。」毛小山問：「有何委曲？不妨向某一言，某或可代為作主。」洪錦見店東誠實慷慨，遂言：「我父曾任三邊總鎮，只因為奸臣所害，父遭誅戮，家產被抄，只落得母妹三人，無法可施，有冤難報，只可暫歸鄉里。誰料走到貴地，盤纏用盡，我母又染疾病。承賢東垂問，令俺請醫診治我母之病，曾奈俺欠房飯之資，尚且不知所出，那有錢請醫診視。總是俺生不逢時，遭此大難，窮途落魄。母病在床，我焉能不愁悶？」毛小山聞言，甚是歎惜，口呼：「客官休要煩悶，若言房飯錢無著，我且不索討，休言十天八天，就是一月半月，算不了什麼。但只你母子三人回原籍，路途遙遠，又無路費，難以行程。而況老太太臥病，醫藥之資萬不可缺少。我有一權兩得之計，若言出口，又恐客官生嗔，因此不敢多言。」洪錦問：「但有何計不妨說來，大家斟酌。」毛小山說：「客官可別動怒。可則行，不可則止。事到如今，不過借此為引線，可以稍得盤川。敝處有位英雄姓李名廣，人稱他『賽孟嘗』，其人慷慨好施，扶危濟困，正直無私，四海聞名，皆稱他為『李善人』。你可將你令妹帶往他家，說明情由，姑且將令妹暫押與彼。他見客官客途窘迫，必將令妹留下，借此可望他接濟銀兩，既可為醫藥之資，又可為返裡之費，一舉兩得，尚望客官斟酌。」話猶未了，洪錦虎眉倒豎，豹眼圓睜，一聲大喝：「呔！好大膽的妄言匹夫！你竟敢教俺變賣妹子。我乃官宦之家，雖然落魄至此，焉能作此無恥之事？爾再多言，莫怪我拳下無情了。」只嚇得毛小山禁口不言，倒退數步。

那知洪錦雲在內屋已聽明白，含羞掩面走出內屋，低聲口呼：「兄長不必發怒，小妹竊聽多時了。店東之言甚善。既然有此慷慨英雄，兄長且帶小妹前去。非是妹子無恥，怎奈母親臥病在床，醫藥之資毫無所出。與其坐以待斃，不若且碰機會。或者那位英雄果真慷慨，濟困扶危，此一去，他必然慨助銀兩，使我回來。母親的醫藥固已有資，亦有回裡盤川。萬一那姓李的名不副實，小妹到那時自有主張。兄長卻不可拘執，莫味店東一片好心。而況古來賣身葬父的董永，至今人稱為孝子。彼雖男子，妹係女流，彼為葬父，我為救母，事雖不同，其情則一。若得李君慨然相助，妹子雖擔賣身之名，內中藏著一個『孝』字。只盼李姓果真慷慨，此去不妨事。兄長可問實店東，那姓李的那個人可真名實相符麼？」毛小山在旁說：「小姐實在明白，『賽孟嘗』委實慷慨，揮金如土，我不撒謊。若有半句虛言，我之店搬不了，我也走不了。若有舛錯，任憑你責罰我。」洪錦問：「這李家住在那裡？離此有多少路？」毛小山說：「就在狀元橋三門街，離此二里多路。」洪錦聞言，一聲長歎：「俺洪錦時運乖蹇，一至於此，實是慚愧。」錦雲口呼：「兄長不必悲傷，或者此去便有機會，也未可料。趁母親睡熟，奴同兄長去去就回，不可耽擱。若母親醒來，就不肯讓咱兄妹去。」洪錦無奈，答應是。

錦雲悄悄進房，換了一件舊布潔淨衣衫，又將發鬢掠掠，走出房門來，托女店主道：「費大娘的心，奴母親少時醒來，倘若要茶要水，望祈大娘照應；若問奴，只說在後面有事。」洪錦同妹走出店門，毛小山口呼：「洪少爺須記明白，狀元橋三門街，東大門門上懸有『狀元府』匾額，便是兵部李府。這街上有三家鄉宦，所以起名『三門街』。那第一家才是李府，不可投錯門戶，切記，切記！」

洪錦答應，領著妹子往狀元橋而來。可憐一位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，只因母病無錢醫治，無奈拋頭露面，前去賣身。洪錦生的醜惡，是半邊青半邊紅的臉面，身高八尺，豹頭環眼，闊口濃眉，兄妹真有天淵之別。因此街坊上那些人見了，都疑惑這一兇惡大漢領著一如花似玉的美人，紛紛議論。這錦雲走了一程，只累得走不動了。洪錦見妹子累的氣喘吁吁，粉面流汗，遂近前攙扶，口呼：「妹子，你且走到那橋上，稍歇片刻再走。」遂走至板橋上，坐下歇息。